

## 《蒹葭》分析

尹建章 蕭月賢

《蒹葭》是一首懷人詩。所懷何人，歷來說法不一，因而對詩的主旨及寫作動機，解說也就迥然不同。我們把「伊人」視為作者所敬仰和熱愛的對象，至於他是朋友還是戀人，且不論及。

「蒹葭蒼蒼，白露為霜。」開頭兩句點明了時間和環境。試看，那生長茂密的蘆葦已呈現出蒼青的顏色，那晶瑩透亮的露水珠兒已結成了白刷刷的霜花，這分明是深秋清晨的景色。微微的秋風，傳送著襲人的涼意。這當兒，詩人正在那長滿蘆葦的大河邊上徘徊。他時而翹首遠眺，時而低眉沉思，神志焦灼，心緒不寧，原來他是在思念和追尋一個人。「所謂伊人，在水一方。」這兩句交代了詩人所追慕的人和他所在的地方。「伊人」，不是一般稱呼，當指與詩人關係親密，為詩人崇敬、熱愛而未曾須臾忘懷的人。「所謂」二字，貫在「伊人」之前，表明這伊人是常常被提及，不斷念叨著的，然而現在他卻遠離詩人在漫漫大河的另一方。「在水一方」，語氣肯定，表明詩人確信他的存在，充滿信心去追尋他。只是河水隔絕，相見不易，此時詩人思見心切，望穿秋水，心潮洶湧，一個勁兒地張望、尋找，多麼希望能找到一條通向彼岸去會見伊人的道路啊！

「溯洄從之，道阻且長；溯游從之，宛在水中央。」道路是有的，而且不只一條，但究竟選哪一條呢？如果順著河邊小道向上走去吧，道路崎嶇艱險，且又漫長，由此而往，即便能到達那裡，時間也會很久，這對於已經心急如焚，恨不能馬上相見的詩人來說，如何能夠等待？那麼就選水路徑直游渡過去吧，這條道路儘管距離不遠，但眼前一片茫茫秋水，思之可及，行之不易，詩人想著想著，彷彿已經看到了伊人的身影就在大河中央那被水環抱的小島上。這時的詩人，儘管還站在河邊，但他的心神早已飛動起來，眼前恍惚迷離，是真是假難以分辨。一個「宛」字，用得神奇精妙，把詩人此時此刻思見伊人那如醉如痴的精神狀態一下子活畫出來了。這幾句詩，寫得情致悠然，婉轉奇妙，方玉潤有一段中肯的評說：「玩其詞，雖若可望不可即；味其意，實求之而不遠，思之而即至者。」（《詩經原始》）

詩篇採用了重章迭句形式，二、三兩章的內容與首章基本相同，個別詞語的變換，避免了詩的板滯，增加了韻律的和諧美，也使詩意稍有遞進。同時，反覆詠唱，使詩所表達的感情愈來愈強烈。如「蒹葭蒼蒼」、「蒹葭淒淒」、「蒹葭采采」這三句就寫出蘆葦的顏色由蒼青而淒青，由淒青而泛白，一步一步把深秋淒涼的氣氛渲染得越來越濃，烘托出詩人當時所在的環境十分清冷，心境十分索寞。「白露為霜」、「白露未晞」、「白露未已」三句則抓住了露珠結成霜，霜花又融為水，水在不停地蒸發這種漸變過程，形象地畫出了時間發展的軌跡，說明詩人天剛亮就來到河邊，直呆到黎明已過，太陽將升。試想，他兀自一人長久地徘徊在清冷索寞的曠野，面對茫茫無邊的秋水，等人不見，尋人不著，其心情該是何等的焦急和惆悵！再如詩中對伊人所在地點的描寫，也是一章比一章清晰具體。首章寫「在水一方」，說得較籠統，次章寫「在水之湄」，說得較具體，說明那裡有水有草，三章寫「在水之涘」，是說伊人在那水草交接處的靠水一邊。由此推想，伊人這時也可能就在對岸，正等待詩人的到來呢。這麼寫，不僅詩的意境有所擴大，詩人盼望與伊人相會的心情也顯得更為迫切了。另外像寫溯洄從之的道路，先是「道阻且長」，繼而「道阻且躋」，然後是「道阻且右」，這「長」、「躋」、「右」三個字的變換，就寫出這條道路不僅距離遠，而且坡度大，同時還曲曲彎彎，並有險阻難關。這說明要由此去尋見伊人，的確困難重重。這裡越寫道路難走，就越能襯托詩人想見伊人心情之急切。至於寫伊人「宛在水中央」、「水中坻」、「水中沚」，也是一步比一步具體。開始先寫出方位——河水的中間，進而點明是個小島，最後又說是水中的一片小沙灘。這雖是詩人的幻覺，但使人感到又很真實。詩篇通過這種疊唱的形式，表達出含蓄深長的意味，耐人咀嚼和玩賞。

這是一首抒情小詩，每章的開頭都採用了賦中見興的筆法，通過寫所見之景，造成一種縹緲空靈的抒情意境，籠罩全篇。蒹葭、白露，是兩種最能渲染深秋淒涼氣氛的自然景物，詩人不惜用濃墨重彩，反覆進行描繪，使整個詩篇都充滿了「涼」意，這就有力地襯托出他尋人不見，不免有些淒婉和惆悵的心境。同時也由於心情的淒婉，才更顯得深秋景色之悲涼與寂寥。這種以景托情，移情於景的表現手法，不僅起到了深化詩意的作用，而且也增加了詩的藝術感染力量。

詩中除了描寫「蒹葭」、「白露」、「河水」這樣的實景，和懷人覓路這樣的實情之外，每章末句又以「宛在」一轉，用虛寫之筆闢出了一個想像和幻想的新天地，似乎所懷之人就在眼前，可望而不可即。這種實虛相結合的寫法，把詩的意境開拓得更加寬廣，同時也增強了詩的抒情意味，把懷人者豐富而真摯的感情，表達得委婉盡致。

這首詩在藝術上對後世詩歌有著明顯的影響，如《楚辭》作家宋玉在《九辯》中有這樣一段對秋景的描寫：

「悲哉秋之為氣也！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；慄慄兮若在遠行；登山臨水兮送將歸。沈寥兮天高而氣清；寂寥兮收潦而水清；懨懨增悵兮薄寒之中人。」通過寫秋天的氣象，寫落木的顏色與形態，製造一種肅殺的氣氛，用以表達詩人的悲悽之情。從這種情景交融的手法運用上，我們可以窺見《楚辭》對《詩經》的繼承與發展線索。再如《古詩十九首》中的《西北有高樓》一詩，其發端，賦中見興，以寫景烘托全詩的抒情氣氛，完全是演用《蒹葭》詩開頭的寫法。另外，遠離《詩經》時代的曹丕，也從《蒹葭》詩中化出了「秩風蕭瑟天氣涼，草木搖落露為霜」的詩句（見《燕歌行》）。由此可見，《蒹葭》詩在表現方法上，的確對後代詩人有著不容忽視的啟迪作用。

（引自《詩經名篇詳析》，中州古籍出版社，1993年10月版）